

小辰光,也就是10岁以前,我经常爬楼。那时候,我住在福佑路民珠街那里,老式的石库门房子。从三层阁的老虎天窗爬上去,往屋顶的瓦片上坐,就能看到中汇大厦的轮廓线,这里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,从我们家石库门走过去,直线距离不超过700米。再往北,能看到国际饭店,当年上海的最高楼。往东北看,是以海关大楼为代表的外滩万国建筑群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晚上,坐在瓦片上,能看到人民广场和外滩黄浦公园放的焰火。这是童年最期待的事情。

我要说的爬楼是最近几年的事情。2018年,我买了一台大疆御2的无人机,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玩无人机的前辈发的照片,心里痒痒,问是在哪里飞的,哪里拍的,能不能带上我一起飞飞。朋友告诉我,那叫“爬楼党”,什么季节爬什么楼,什么时候拍什么风景,都有套路的。各人有各人的资源,整合在一起,就成了“爬楼党”。那时候,我才晓得,爬楼原来也要依靠团队,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。

机会说来就来。位于苏州河畔的华侨城宝格丽酒店要拍一个视频,需要有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俯瞰镜头。我请求一起拍摄。在得到华侨城方的允许后,我也组织几个朋友跟随摄制组一起上了宝格丽酒店48层的露台酒吧。很遗憾,

工作人员告知,这里无人机不能起飞,但照相机取景,也足够看到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无敌江景。不过可惜的是,露台的大玻璃实在太高,要人站在椅子上,再“举高高”才能超出玻璃拍摄,这样拍摄很累,拍出的照片效果也不大好。

初闯江湖的教训告诉我,自以为是无法拍到心仪的照片,一定要找到团队。资深的“爬楼党”成员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蒋爱山告诉我,有一个爬楼拍摄的机会,地点是十六铺东门路附近的一栋大楼,楼顶有直升机场,但凌晨4点就要到现场。那个晚上,我很激动,迷迷糊糊到凌晨3点也没有入睡,人生的第一次总是归人如潮澎湃的。4点刚过,我已经到大楼楼下,在安保的引导下,顺利到达楼顶,架起三脚架和照相机后,和其他十几位摄影发烧友一起升起了无人机,一位老师则在现场指挥每一架无人机的高度,指挥大家礼让三分,以免发生“空难事件”。那一天,我的无人机在飞到黄浦江边后,终于挡不住“风大危险”的警告,折返回直升机场。而大多数的无人机则飞越黄浦江,拍下了平流层中的上海中心惊艳绝美的景色。

2021年的元旦,我爬上了北外滩的白玉兰大厦,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。这里距离东方明珠塔很近,几个大大小小的球形为构图提供了非常



外滩 (剪纸) 奚小琴作

读到一篇二宝妈写的文章。因为认得作者,所以对她在文中那些发于内心的灵魂式拷问,颇能理解。作为一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,与丈夫一起在沪上打拼多年,已在这座城市安居乐业。然而,因为育有两个孩子,而他们双方父母出于种种原因,不能前来照看,以至于她不得不放弃正处在巅峰期的事业,成为一名专职妈妈。眼看自己被“一地鸡毛”淹没,专业日渐荒废。她不禁感慨:努力读书,到底是为了什么?今后我的孩子们究竟是喜欢一个在职场上奋斗的妈妈,还是一个每天接送他们的妈妈?这样的知识低效作用是不是现代女性的悲哀?

关于女性问题,多少年来,仿佛永远是带

省略号的话题,欲说还休。但是,纵观我在国内时的身边现状,能够在职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妈妈们,几乎都有家人做后盾,为其解决后顾之忧。日本人是没有祖辈带孙辈观念的。为鼓励产后女性重返职场,政府也算是花了血本。给生育女性一年带薪产假,一年后去市役所递交复职证明,便可对接就近保育园托管孩子。生活在日本的女儿,享受到这一待遇。外孙女小铃妹一周岁时,她如愿重返职场。但是,压力是不可避免的。孩子生病了要请假,到下班点要离岗接孩子,便被人嘀咕:又要请假,又不能正常加班,应该去做小时工。好在小女生性乐观,权当耳边风,照常做她的正式社员。然而,不得已时还是要加

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人,都会惊叹于它精美绝伦的建筑:“这么漂亮,以前一定是皇宫吧?”

还真不是。这座宫殿式的博物馆,从夯下第一块基石起,就是特意为普通大众建造的。

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巅峰,保守派们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第一,对别人的成就根本没兴趣看一眼。但又帅又有品位,思想还特别开明的阿尔伯特亲王,也就是女王老公,不顾反对,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届世博会,力邀各国前来展出拿手的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,他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向别国学习优良技术和工艺的最好机会。

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但明智,还大获成功。阿尔伯特亲王用万国博览会挣到的钱,造起了这座华美恢宏、面向普通大众的博物馆。他非常尊重劳工阶层,认为他们是这个世上最辛苦、享受最少的人,作为一个国家

好的素材。而我的无人机启蒙老师,后来以一篇《他拍上海30年,爬遍外滩每一座楼,这些最美瞬间治愈人心》的微博而成为网红的杨帆,则把无人机向西飞出去数百米,把白玉兰大厦的轮廓线处理为剪影,作为前景,拍摄出新年日出雄浑瑰丽的气势。

2022年元旦,我和杨帆一起,爬上了四川北路中信广场大厦,再次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。中信广场大厦的顶楼是一个呈螺旋形上升的空间,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高度找到自己的机位,拍到了自己喜欢的照片。那一天,我认识了摄影发烧友、同济大学研究生申然,在杭州西湖边开摄影的金良,还遇到了多年未联系的好朋友、新华社摄影记者任琰。后来,杨帆告诉我,这一天有20多位摄影爱好者,被他安排在三栋不同的大楼,一起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。

有一年夏天,团队安排爬宁波路上的申华金融大厦。建造这栋楼的是浦东川沙一位叫瞿建国的企业家,他也是老八股中华股份的创始人。我正巧为瞿建国先生撰写了他的创业传记《改革创业人生》,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。因为资产已经转让,写作期间,我无缘来到申华金融大厦一探究竟,想不到书稿送出版社审稿期间,我却以“爬楼党”的身份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了却了一个心愿。从屋顶机位看下去,是影影绰绰的滇池路。20世纪60年代,母亲在滇池路一栋大楼里工作过,我在单位的托儿所生活了一段时间。我小时候有很多在外滩骑着木马的照片,都是在这个时期拍摄的。在路灯的光影中,我还想起自己像考拉一样挂在母亲的身上,咿咿呀呀一起去上班的镜头。

爬楼,不仅遇到了新的朋友,找到了老的朋友,还拾回了童年的记忆,拍到了绝美的风景。最让我激动的是,每一栋高楼,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,上海这座城市,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,都是风情万种、妖娆无比。这是和我小辰光在瓦片覆盖的屋顶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上海。

班的,保育园托管时间:从上午7点至晚上7点,如果小夫妻俩都加班加点的话,“扣刻扣”,晚上7点前赶到,小铃妹就得在保育园待上10个小时以上。

去年,女儿举家从九州迁往东京。女婿投入工作,女儿只能辞职,孩子的人托尚未衔接上,她本人还想去应聘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,需要我赴日帮忙照看孩子。

我带小铃妹去公园或超市,常见宝妈们胸前“挂”着一个娃,童车里推着一个,或购物或陪孩子玩耍。有一种专为宝妈设计的自行车,一前一后可安置两个帆布“小房子”。宝妈

最重要的创造者,假如他们能到世界各地开开眼界,就会发现几乎每件精美的艺术品,都是由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制造的;他们会从别人的作品中,体会到自己的价值,摒弃粗制滥造,追求美。但考虑到大多数人既没机会也没财力四处旅行,那干脆把世上最精湛的艺术品复制过来,大家收工后没事就可以过来看看……在此之前,宫殿啊,博物馆啊,都是贵族有钱人的专利,于是开放当日,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激动坏了,盛装出行,倾城而入。

每次路过这里,我就想到上海的沪西和沪东工人文化宫,俗称“西宫”和“东宫”,外形亦如宫殿,一处在我刚工作时的必经之路,一处离我家不远。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重要地标,“两宫”建造的初心,也是成为普通职工的“学校与乐园”。

“西宫”以前有巨大人工湖和绿色草坪,每周举办工人足球赛,

每年春末夏初,在一些湖泊河塘水面上,密密匝匝地漂浮着一片片面积大小不等的菱角。用我老家安徽无为的话来说,菱角有“家生”(人工繁殖)和野生的两种。每年5月草长莺飞时节,在水下埋伏了一冬的菱角,冲破水的压力和鱼的骚扰,如莲花宝座般开花散叶,漂浮于清波之上。粉白的菱角花瓣,小如米粒,花蕊嫩黄,微风吹过,阵阵清香,沁人心脾。菱角可能是最能体现老子“无为”思想精髓的水生植物了。除了第一次养殖要撒些老菱角种子,其后若干年内都不需再种,如此年复一年,它们几乎不用管理,便会蓬蓬勃勃,繁衍生长。因此,每年采摘期快结束时,养菱人家都会有意留些老菱角,让它们果熟蒂落时沉入水底,这便是来年的希望。

由菱角衍生出的“菱角菜”和“菱角米”,是家乡少有的几种可以从初夏端午吃到中秋佳节的水生植物。两者虽只一字之差,却有天壤之别。前者一般在端午节前后即可采食,而后者则须到中秋节后方能下手啖之。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与涵养,从开

们去幼儿园接送孩子,将两个宝宝塞进两个“小房子”里,麻利地跨上车,一溜烟地骑走了。如果小宝宝病了,大宝就跟着妈妈一起跑医院;若是大宝上幼儿园或小学了,小宝就得被妈妈抱着或牵着一起来参加入学仪式。这便是妈妈们的“捆绑式”带娃。真的是为母则刚,无所不能。

那天,参加完小铃妹的人园仪式,女儿从口袋里取出幼儿园发给妈妈们的资料。其中有一包餐巾纸,上面有这样的文字:如果你感到抑郁,或有厌世自杀的情绪,请按打求助电话。文字下方,赫然一串电话号码。我见了,心头一颤,看来“为母则刚”的妈妈们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刚强。当这样的“劝阻”已经像广告语那样印在餐巾纸上了,可

各厂队摩拳擦掌,大人小孩都跑去看,围得里三层外三层;逢节还有游园会,人山人海;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大小剧场,赛诗会、读书班、学者讲座、歌咏赛、文艺评论小组、自创话剧,热闹非凡。

“东宫”刚在杨浦区造起来时,有漂亮花园、露天舞台、溜冰场、剧场、展览厅、图书馆、文娱厅、弹子房、儿童游乐场以及地下游乐场,还有餐厅、招待所和商场,周围人因它的出现,变得“有文化”起来,全家穿戴整齐,看演出看展览,参加读书会、大家唱、纳凉晚会、科技夜市,还有工人剧团、哲学小组、文艺创作队和群众自办杂志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,如今顶级博物馆都以真品为傲,只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还在大刺刺地展示着整整两个厅的“假货”,大到图拉真柱,小到米开朗琪罗的大卫——理由: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现在普通英国人也有能力出国了,但大家仍喜欢过

来转转,临摹写生;世界各地的专家也会飞来,比如意大利的文物大师,为了修复在罗马被风吹雨蚀的图拉真柱,他们得来好好看看当年复制保存的细节;还有好奇游客,被满坑满谷的展品惊艳,忍不住问:“都是抢来的吧?”听说是假的没要抢,又非常失望;但了解了背后真正的故事,都纷纷感慨,刷新了想法。

博物馆的莫里斯角,是我喜欢的地方。它是世上最早的公共咖啡馆,琉璃、屏风、彩绘、华灯、银色茶具闪闪发光;在它之前,普通大众从没机会坐在奢美如皇宫的地方,用自己的劳动所得,换来一流的服务和尊重。

上海的“西宫”和“东宫”,更是我忘不了的地方。物资匮乏年代,日忙夜忙的人们为全国制造出了永久凤凰自行车、回力飞跃球鞋、上海牌手表、蝴蝶牌缝纫机、中华牙膏、海鸥照相机、固本肥皂、英雄金笔、大白兔奶糖、金星电视机……而工人文化宫则回馈这些普通上海人以精神食粮,承载起几代人的美好回忆。

春长到端午节时的菱角藤茎正处在生长旺盛期,此时菱角藤茎又粗又嫩;野菱角藤茎则又细又长,藤须也较家的许多;菱角米则正处干灌浆期。是时,将生长得过于茂密的菱角连根带叶拔出,既疏松了过于紧密的菱角生长空间,又将经过清理、加工过的菱角根茎,制成美味可口的菱角菜,可谓一举两得。

菱角菜做法大致如下,先将菱角藤茎清洗干净后放入清水中浸泡半小时。锅中放清水烧开,将浸泡好的菱角藤茎放入开水中,一锅浸30秒左右,等其变成咸菜色后捞起。将焯熟的菱角藤茎放入不烫手时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段。热锅凉油,等油热后放入菱角藤茎,盐、醋、姜等少许,快速翻炒几下后放入大蒜末,出锅、装盘,便可食用了。讲究的还会放些红绿辣椒丝点缀,或撒上少许白砂糖提味,实是个“爱死人”的下酒下饭的好凉菜,成为整个夏季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

菱角菜吃到差不多根老味涩的时候,中秋节差不多也快到了,此时正是

来转转,临摹写生;世界各地的专家也会飞来,比如意大利的文物大师,为了修复在罗马被风吹雨蚀的图拉真柱,他们得来好好看看当年复制保存的细节;还有好奇游客,被满坑满谷的展品惊艳,忍不住问:“都是抢来的吧?”听说是假的没要抢,又非常失望;但了解了背后真正的故事,都纷纷感慨,刷新了想法。

博物馆的莫里斯角,是我喜欢的地方。它是世上最早的公共咖啡馆,琉璃、屏风、彩绘、华灯、银色茶具闪闪发光;在它之前,普通大众从没机会坐在奢美如皇宫的地方,用自己的劳动所得,换来一流的服务和尊重。

上海的“西宫”和“东宫”,更是我忘不了的地方。物资匮乏年代,日忙夜忙的人们为全国制造出了永久凤凰自行车、回力飞跃球鞋、上海牌手表、蝴蝶牌缝纫机、中华牙膏、海鸥照相机、固本肥皂、英雄金笔、大白兔奶糖、金星电视机……而工人文化宫则回馈这些普通上海人以精神食粮,承载起几代人的美好回忆。

春长到端午节时的菱角藤茎正处在生长旺盛期,此时菱角藤茎又粗又嫩;野菱角藤茎则又细又长,藤须也较家的许多;菱角米则正处干灌浆期。是时,将生长得过于茂密的菱角连根带叶拔出,既疏松了过于紧密的菱角生长空间,又将经过清理、加工过的菱角根茎,制成美味可口的菱角菜,可谓一举两得。

菱角菜做法大致如下,先将菱角藤茎清洗干净后放入清水中浸泡半小时。锅中放清水烧开,将浸泡好的菱角藤茎放入开水中,一锅浸30秒左右,等其变成咸菜色后捞起。将焯熟的菱角藤茎放入不烫手时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段。热锅凉油,等油热后放入菱角藤茎,盐、醋、姜等少许,快速翻炒几下后放入大蒜末,出锅、装盘,便可食用了。讲究的还会放些红绿辣椒丝点缀,或撒上少许白砂糖提味,实是个“爱死人”的下酒下饭的好凉菜,成为整个夏季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

菱角菜吃到差不多根老味涩的时候,中秋节差不多也快到了,此时正是

见妈妈们的心理问题不是个别现象。细想,若是孩子不止一个,若是没有家人帮助,重返职场的“待遇”又如何享用?女儿说:“我算幸运的,老公会帮着一起做家务,有困难了,两个妈妈会赶来帮忙,家人的关爱都是实在的,还能让我在带娃和工作之间有所兼顾。”

带娃,可以说是辛苦并快乐着。数月下来,小铃妹与我共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沟通语言:即日语、普通话加沪语的混搭式交流。并且在她的“折腾”下,我成功地减肥四五十斤。有一天,她突然很认真地对我们说,小朋友们都有弟弟妹妹,我也想做姐姐。我和她妈妈听了面面相觑,差点厥倒,继而异口同声地问道:依讲吃得消吗?

如今,我们早已将远方当故乡,视故乡为远方。年少时夕阳映河塘,众人采菱忙的热闹场景,那些荡漾在水面上的甜美歌声和乡风乡情,如今只待成追忆,而那追忆里盛得满满的,是难忘的香甜美味和无比的快乐温馨。



边看边聊



夜光杯

采摘菱角米的旺季。经过一整个夏天生长的菱角个大皮薄肉实,生的鲜甜,熟的纯香。菱角米依品种不同,有四角形如水牛角般壮硕的,也有只长两角的。区分菱角米老、嫩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入水中,嫩的会浮在水面上,那些沉在水下的自然便是老的。菱角浑身都是菜,不论老、嫩,都可入菜上席。嫩的不仅可当水果生吃,更是下酒佳肴。至于老菱,简单点的煮熟了直接当杂粮果腹,复杂些的可

与很多食材搭配成时鲜菜肴,供人们煮食、配菜、熬粥、煲汤等。除了成为美味佳肴的百搭菜外,因其所具有的健脾益胃、解酒消食、减肥瘦身等药食保健功效,广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。

至于采菱,则更是家乡孩子们夏天的最爱。放学学回到家,不待父母要求,大多会主动拖上澡盆或腰子盆(当地一种椭圆形捕鱼用具),下河采摘菱角。会划腰子盆那是需要一些功夫的。细长椭圆盆身平衡不易掌握,初学者弄不好翻盆落水是常事。圩区人会游泳和划腰子盆是必备基本功,两脚又开踩在盆内,中间放个小板凳,身体重心和重量尽可能靠近盆前端,稳稳坐好,手持板桨或干脆以手当桨,在盆的外沿一边划水一边翻着菱角叶摘着菱角。高兴时,有“坏”小子还会在划过心仪的姑娘面前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采菱菱》,惹得采菱的人们一片嬉笑或是引发一场局面难控的水仗。

如今,我们早已将远方当故乡,视故乡为远方。年少时夕阳映河塘,众人采菱忙的热闹场景,那些荡漾在水面上的甜美歌声和乡风乡情,如今只待成追忆,而那追忆里盛得满满的,是难忘的香甜美味和无比的快乐温馨。

七夕会